



類函
百四一

三百一十一
七

加
427
141





4 3

新嘉坡圖書館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諸同人
悼山田一人
郎君以贈

新嘉坡圖書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一

人部七十

遊俠
冥報

報德
物報

謝恩
負德

附

遊俠一

原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黨之義戍守節奉上之義廢 **增**荀悅漢紀曰立氣勢作福威結私交以立強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遊俠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一

遊俠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
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
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鳶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
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
率徒屬而滅其家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
數止之不聽縣有賊人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
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
韓僂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僂之
過僂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僂者至

齊陰交聶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
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
臣舉金爲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
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爲誰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僂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
刺僂僂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鴻書曰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於干遂還涉江至中流陽
侯之波而蛟夾繞其船飲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
骨棄劍而已余奚愛焉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
仕以執珪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

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篡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原漢書曰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悉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

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原史記曰漢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漢書曰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

人部
游俠

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
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
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鞭荆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
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
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時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

以勇聞關中

增綱目曰

漢高祖魯元公主為趙王敖

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卑甚高祖箕
踞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請為王殺之王不從八年
上從東垣還過趙柏人趙高等乃辟人於廁中上欲宿
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并逮捕趙
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
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詣長安高對
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劓身無可擊者終
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

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肱而死漢書曰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惟恐見之賑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專趨人之急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又曰袁盎爲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盜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

死者送喪車千餘此亦有過人者原又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敬禮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朱家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又曰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陰賊不飲酒少藏亡命作姦剽攻劫鑄錢掘冢所殺甚衆及長改節以德報怨以軀借友報

仇自喜為俠解姊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
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
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然恭謹未嘗乘
車入縣庭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
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解兄子斷
楊掾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罪尤
甚遂族解 **釋**又曰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內修潔好直
諫數犯主顏色嘗慕傅伯表盜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
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原**又曰
鄭當時為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
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
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
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
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
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
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 **釋**又曰睦弘字孟
魯國蕃人少時遊俠鬪雞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

秋嬴公姓氏以明經為議郎符節令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時列侯有子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為南陽太守死官郡人賻錢千萬悉還之廬墓三年為谷口令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人常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乃削牘為疏具記衣被飯含之物分付市買日昃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喪

家子即殺之 又曰印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 又曰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言者與中書令石顯善顯坐免官徙歸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與章章不受客問其故章歎曰章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福耶人以是稱之 又曰婁護字君卿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

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
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
卿之唇舌母死送喪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侯治喪婁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
其主簿諫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
家久住移時 **增**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
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東漢馬援兄子壻王
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
淮與貴戚友善 東觀漢記曰郅惲之友董子張其父
及叔爲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

張張視惲歔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
仇不復也惲即將客取仇人頭以視張張熹氣音絕惲
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
自入獄謝惲拔刃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
死明心乎惲遂出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以
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
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魏志曰典韋陳留人也形貌魁
梧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
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
懷匕首入殺永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

一市盡追莫敢近者 **原**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為事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集眾攻揖揖城守豐以昂為不義合眾捕昂殺之故時為之號曰東市相殺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增**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 裴啓語林曰晉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為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填門 裴子野宋畧曰寧朔將軍何邁素豪俠好聚斂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唐書曰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又曰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童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卿壤不宜自剝殘宋鄭高旅之會可以自資讓然之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眾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

禮之後皆爲名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又曰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唐郭元振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李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好施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胡証聞之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酌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

飲不酬者以此擊之衆唯之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唐書曰劉义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獨不善俛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樊宗師見而拜之爲人性直率面道人短長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其鴻書曰五代唐黃子野侯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伍微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

漁者得伍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
子野曰子得其名乃令父喪羸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
主人微聞救伍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
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
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
野不荅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毫素耕於方山
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乃令福州觀察
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
披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
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

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
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乎
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
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
約曰旦日雲霄會於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
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
去矣 又曰唐萇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
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敘
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

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宋史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個儻任氣結豪俠嗜酒捕博 又曰焦繼勳少讀書有大志游三晉間爲輕俠以飲博爲事 宋張齊賢爲布衣時個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逆旅有羣盜千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者三又取狔肩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錯愕咨嗟曰真宰相也不

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我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皆受不讓重負而返焉 宋稗類抄曰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之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翼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

也 又曰張乖崖詠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
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
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常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
欲強取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失節匪類約在朝夕
所以舉家悲泣耳乖崖明日至門側俟其僕出即曰我
白汝主假汝一至親舊家僕意尚遲遲強之而去出城
使導馬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倉皇未及對
輒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
鄉後當謹於事也 又曰陳同甫亮聞辛稼軒名訪之
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推

仆地徒步而進稼軒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
門遂定交 鴻書曰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
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
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
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
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
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
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
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陰物色之

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 明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牀夫復歸校伏牀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出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而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牀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歎曰殺

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之 明獻徵錄張弼楊義士傳曰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使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

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
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
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
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
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
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
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為證達謫
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
義士楊墳云 又高啓南宮生傳曰南宮生吳人偉軀
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家素藏厚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
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
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
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
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
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
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
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
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為壽
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常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

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且介客詣生謝請結驪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又曰曹州陳都御史九疇以將略樹勛寧夏最有聲而見忌王瓊桂萼不獲用晚節縱誕聲酒嘗宴客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又曰高中丞捷者新鄭相拱之第三兄也少輕俠武力絕人既舉鄉試矣猶與羣盜走馬剽剗行旅金帛盜捕得所引輒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居址既成進士乃稍稍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辦稱每坐堂皇

問事胥吏皆股栗無人色敲榜之下流血盈庭談笑自若後自南院罷歸莊居至夜分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一力士持鐵棒翊而出刃光如月慄疾若風盜數十人皆奔跌原野間有俯伏者呼而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捷笑而呼使入莊大作榼餅酒飲食之亦有舊識者分子之錢帛叩頭別去三四少年遂委質為高家奴終身 又曰左都御史劉燾與按察副使尹綸皆嘉靖戊戌進士也二人皆有武方善騎射而燾於技尤精綸將計偕而橐中無一錢從少年陸博勝之得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外則得

善馬抵都而橐裝滿矣蓋皆故所劫騎道贈之也燾後
官濟南司理中原劫長往投之與飲噉無虛日二人皆
不修檢出入多從妓女僮僕少年臂鷹牽犬馳獵為樂
綸罷官一子曰乘衡以捷武至大將燾累開府南北竟
以功名終其家馬捷如犬犬大如馬婦女作男裝男作
婦裝

游俠三

原意氣 權力 上詳游俠一 折公侯 權 赤丸 白刃 漢書

安姦滑浸多少年殺吏受賊報仇相與操丸為彈得赤
九者斬武吏黑者斬文吏城中薄暮塵起剽掠死傷橫
道及尹賞為長安令乃穿地深數丈名為虎穴捕羣盜
內穴中數日視其屍相枕藉而死 古詩曰失意杯酒

間白刃 燕市 夷門 荆軻 飲燕市 抱關 椎埋 馳騫

起相仇 王舒溫少時椎埋為姦 侯嬴夷門 漢興禁網疎闊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游俠劇孟郭解之徒

馳騫於 借客 結客 漢朱雲字子游少通俠借

三游 四豪 上詳游俠一 漢書曰戰國合縱連橫

有平原齊有孟嘗 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 自

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自

屠 自刎 蕭政者軟秦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以死 殺

燕太子丹嘗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

求為報秦王者其傳鞠武言燕有田光先生可與謀

太子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武即出見田先生道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謹奉教乃造焉先生留意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先曰臣精已消亡不敢以圖國事乎光曰敬諾即趨出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交結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趨出太

子送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

勿泄也光晚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道太子言願足下
過太子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
勿泄是疑光也遂自刎而死
史記遊俠傳楚田仲以俠聞喜
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
灌夫交通無非豪俠橫穎川
灌氏寧穎川濁灌氏族萬章字子夏居長安柳市
通袁盎 脫季布 謂盎曰孟博徒也將軍何自通之
曰孟急人之急造其門不以親為解魯朱家載
活豪士以百數陰脫季布於危及布貴終不見
杜陵北 渭橋西 唐盧照鄰長安古渭橋西俱邀俠客
芙蓉劍共宿 已然諾 喜縱橫 上史記灌夫傳
娼家桃李蹊 六國罪人 漢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
三輔惡少 感分遺身 背公死黨 七啓曰雄俊之徒交
嘗等四 公子

分遺身此游俠之徒 游俠傳序曰六國時背公
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漢興未及匡正 言
信行果 知禁反正 必信行必果 非明王在上示之
以好惡齊之以禮法 匹夫之細 五陵之俠 游俠傳
曷由知禁而反正 解之倫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觀其温良汎愛振窮周
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放縱於
未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幽并之兒 張趙之倫
李白詩曰五陵年少金市東 幽并俠兒 張衡西京賦曰
曹植詩曰借問誰家子 幽并游俠兒 張衡西京賦曰
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
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 增衛地上力 野王好氣漢
如雲注張趙並刺客也 不避風雨 不言姓氏
野王好氣任俠有灑上風 不避風雨 不言姓氏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稍遷功
曹任俠好交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魚豢典畧曰徐福
字元直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常為人 自卧大牀 自
報仇為吏所得問其姓氏閉口不言 遊俠

享大案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

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

禮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

大亂君當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

諱也何緣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

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吳志曰步騭避亂江東與

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騰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

方在內卧去欲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強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隱凡坐帳中設席坐騰旌於牖外旌愈取之騰辭色自

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殺騰重沓以辭出旌怒曰能忍此

如而已旌不能食騰極餐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

乎騰曰吾等貧賤故主人以貧

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喪

上史記季布事

下史記劇孟事

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

盤擁富貴爲游俠有名江淮間與貴戚友善

朱家賑貧 王磐擁富 千里爭死 千乘送

萬家

關中數千里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多

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家矣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致

遊俠四

原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

連交合衆

結儔附黨

求名殺吏

賈勇報仇

英雋之域

賦西京

游俠之場

操丸之俠

刺刃之仇

然諾則黃金不易

布季

失

意則白刃相仇

見曹植詩

輕死重氣

結黨連羣

詳上張趙之徒

倫

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劉邵趙都賦曰游俠之徒

擬類貴交尚信輕命重氣

節成感槩

遊俠五

原詩魏阮瑀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盡擢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張華俠曲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棲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騰超如電激迴旋如流光生從命子遊死間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又游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游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雞

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勝南詛楚乃與毛遂行黃歌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增**左思詠史詩曰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 **原**陶潛詠荆軻詩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旅宦游關原既踐終古跡聊諱興亡言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檀帶佩雙鞬象弧鏑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

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增**又結客少年
場行曰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
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劔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
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我獨何為埽壤懷百憂 **厚**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
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相慕富貴人所欲道
德亦何懼 **厚**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
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
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吳均詩曰結客少年歸翩翩

翩翩馬肥報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拖玉
入含暉顧看草元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曰西都
盛冠蓋九達塵霧塞中有惡少年技能專自得玉鞭蓮
花劔金苕流星勒聊為路傍人寫鞞長楸北 王僧孺
詩曰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暎珠
袍陸離關右客照耀山西豪雖非學詭遇終是任逢遭
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鶩寂寂隱蓬蒿
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
丸白馬黃金飾長安九達上青槐蔭道植轂擊晨已喧
肩摩暗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

來三市側象牀香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游俠篇
曰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
鬪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庾信詩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
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溼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
河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
錢陳王裝璫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寶劍似舒蓮
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陰鏗西游咸陽中詩曰上
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像跨河影裏
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周弘

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
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
悲歌非自憐 楊綰賦得荆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
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
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又俠客控絕影詩曰
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僊掌層臺浮麗日
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游俠人
游俠英名馳上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秋水劍
青絲宛轉黃金勒復有魚目並龍文躡影追風本絕羣
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馳射客

未肯推名待借君 隋陳良游俠篇曰洛陽麗春色游
俠騁輕肥水逐車輪轉塵隨馬足飛雲影遙臨蓋花氣
近熏衣東郊鬪雞罷南皮射雉歸日暮河橋上揚鞭惜
晚暉 **增**辛德源白馬篇曰任俠重芳辰相從競逐春
金羈絡赭汗紫縷應紅塵寶劍提三尺雕弓韜六鈞鳴
珂蹀細柳飛蓋出宜春遙見浮光發懸知頭上人 唐
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曰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
矜然諾心各負縱橫意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綵沈
明月絃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游燕肆尋源博
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燄燄戈霜

動耿耿劒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
木落鴈門秋輕生狗知己非是爲身謀 張昌宗少年
行曰少年不識事落拓游韓魏珠軒流水車玉勒浮雲
騎縱橫意不一然諾心無二白璧贈穰苴黃金奉毛遂
妙舞飄龍管清歌吟鳳吹三春小苑遊千日中山醉直
言身可沈誰論名與利依倚孟嘗君自知能市義 盧
照鄰結客少年場詩曰長安重游俠雒陽富才雄玉劍
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鬪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臏遙
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
上戰騎入雲中烽火夜如月兵氣曉成虹橫行狗知己

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朝霧鳥陣捲胡風追奔滄海咽戰
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崔顥古游俠詩
曰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
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
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地迴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
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隋建威 王維
游俠詩曰長安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
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吹夜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
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才
為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李白俠客行曰趙客纓

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
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
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
歎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
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
上英雄能書閣下白首太元經 又扶風豪士歌曰洛
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
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
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埽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
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

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賓客吳
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
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清水
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
赤松去橋邊黃石知吾心 又結襪子詩曰燕南壯士
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
輕鴻毛 又少年行曰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
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又結客少
年場行曰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
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鋪

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
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又五日東魯行荅汶上君曰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
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
又送薛九被讒去魯詩曰蛾眉笑蹙者賓客去平原却
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挺劍趙楚兩相存孟嘗
悅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春申一
何愚刎首爲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
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誼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

誰肯飯王孫 李頎幽燕客詩曰男兒事長征少小幽
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
磔黃雲隴低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
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
雨 王昌齡游俠詩曰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
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阜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
却月佩弓弰 杜甫少年行曰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
下馬坐人牀不通姓氏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王
維少年行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
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高適邯鄲少年行曰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
幾處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
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
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
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錢起逢俠者
詩曰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
斜 元稹俠客行曰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
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盜九衢草
草人面青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
作兩處生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蛇

延二國 孟郊游俠行曰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
人不迴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向頭上髮平生
無恩酬劔開一百月 宋晁冲之夷門行贈秦夷仲曰
君不見夷門客有侯嬴風殺人白晝紅塵中京兆知名
不敢捕倚天長劔著崆峒同時結交三數公聯翩走馬
幾青驄仰天一笑萬事空入門賓客不復通起家簪笏
明光宮嗚呼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手犯龍鱗心莫懾
一生好色馬相如慷慨直辭猶諫獵 明姚廣孝壯士
吟二首曰一劔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
是知己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恩在一飯不用酒

杯深 徐禎卿游俠篇曰四牡飭朱軒俠氣何翩翩夕
鶩邯鄲道朝馳函谷關千金飾冠劔寶服芳且鮮徒御
若雲浮周道直如絃堂中養死士被服皆珠紈櫪馬厭
梁肉貝甲委如山片言傾五嶽萬乘慕其賢諸侯奉白
璧為壽卮酒前合縱連趙魏駕轂出齊燕仗劔歸質子
矯節奪兵權噉噉日中議敵血重一言雞鳴脫虎口狗
盜乃獲全天地相盪蝕四海如沸淵憑軾一抵掌解紛
談笑間縱橫負奇節逸氣蓋八埏慷慨功名會何言七
尺捐策勲山河溢流光竹帛鐫何為坎壈士撫劔獨長
歎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驪馬宰青絲閭里爭耀馳朝

游吳姬肆暮入屠沽兒袖中挾匕首跨下黃金鉞然諾
杯酒間泰山心不移東市殺怨吏西市仆仇尸裂眦白
日變英風拉如摧突過銅龍門電影忽如遺司隸徒斂
手行人莫敢窺橫行三輔間法令不得施壯義冠千古
雄聲流四垂 李夢陽結客少年場行曰燈如列宿行
月似九秋霜各攜黃金劍結客少年場 又過王子詩
曰率爾高陽飲博徒酣歌結劍膽何麤金門貴客如相
許徑脫鶴裘付酒壚 又送人之南郡詩曰鼓刀朱亥
本微寒白首侯嬴是抱關不爲千金增意氣祇緣一諾
重丘山 李先芳劉生詩曰談兵羞燕領負氣埒蚪鬚

朝彈上林雀夜醉酒家胡片言傾四座千金直一盧撫
劍平津道挾殺李金吾 又臨江節士歌曰臨江節士
泣秋風夜來劍鳴深鞘中龜甲龍鱗各相似誰能辨我
是雌雄 劉績結客行曰結客千金盡酬恩一劍存羞
爲狗盜伍不傍孟嘗門 王廷相秦川雜興詩曰客行
不束書大半是俠氣寶劍直千金上有飛龍字 李攀
龍結客少年場行曰翩翩裘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
俠骨骯髒多交情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劍一在
掌四海皆弟兄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仇等白日
然諾千金輕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罵坐亦已麤探

九非老成淺之爲丈夫賢豪大所營長兄推魯連仲兄
推虞卿小弟處囊中龜勉荆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
先鳴 王世貞俠客詩曰幸舍新彈鋏屠家舊鼓刀風
塵看不見意氣爲誰高片語忽生翼此身如拔毛金張
貴人里辟易鷓鴣袍 又詠史詩曰翩翩原嘗輩散金
買虛名獨有魏公子好義復知兵取士識其真肝腑爲
之傾一戰邯鄲完再戰大梁寧五國從若風強秦閉嶠
滎積弱幸以強昏主墮維城 王世懋詠史詩曰烈士
輕七尺由來殉知己知己問爲誰濮陽嚴仲子白刃起
睚眦行遊報俠累平生所食客緩急難可恃顧盼求賢

豪乃在軼深里政也方鼓刀辱此卿相軌捧觴意何長
肝膽向君委獨行謝車徒七首入韓市鷹擊無完膚餘
勇自屠毀慨意酬所知雄名付其姊遐哉壯士規寧爲
百金死仲也何足云所貴得茲士三歎令心哀九原不
可起 吳國倫名都篇曰名都故佳麗少年何翩翩千
金飾寶劍百金綴文鞍臂鷹走東郊戲馬過上蘭力能
嚙飛鏑巧能承弄丸馳騁不言勞角觝相更端雙隼從
何來疾風翔雲間滿引明月弓厲鏃忽應絃一矢貫雙
隼馬驟不及鞭觀者稱神奇狐兔不敢前暮入胡姬肆
挾瑟當壚彈清酒滿玉壺珍穀羅翠盤密坐屬所私一

博呼十千旁若無世人意氣矜相憐出門夜未旦白露
何漫漫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驄馬飾雕鞍玉珂何珊
珊當場負意氣結客空長安一語成莫逆千金盡交歡
日月豈足誓睚眦各有端相求等敵國赴急纓危冠恥
就四豪食不屑萬乘干力能脫季布軀可借燕丹劍術
無衆工義聲薄區寰新生驚蹈海公子下抱關烈烈布
衣士遭逢良獨難探丸與竊鉤盜俠居民間 顧瑛詩
曰儒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傑
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報德一 冥報 負德附

原詩曰無德不報

增又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原曲禮曰其次務施報

禮尚往來 左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增孟子曰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莊子曰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 又曰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而報子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前漢禮

樂志曰浹肌膚而藏骨髓 李固傳曰竊歎古人一飯

之報 任彥昇彈文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柳文曰

興衰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唐文粹曰報德

空思奉細涓 杜甫詩曰寸心銘佩牢 劉禹錫詩曰

恩光到敝廬 又曰白首垂絲荷不遺 王安石詩曰
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 蘇軾詩曰人情貴往還不
報生禍根 冥報易曰作善降之百祥 史記曰一年
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杜甫詩曰
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 韓愈詩曰從公樂萬壽餘
慶及兒孫 負德左傳曰背惠食言 韋應物詩曰咫
尺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歐陽脩集曰未乾
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蘇軾勤上人詩序曰歐公
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

報德二 冥報 負德附

原毛詩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
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
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失右服馬
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駿
馬肉不飲酒予恐傷汝也遂徧飲而去及一年為韓原
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穆公左驂嘗
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大剋晉反獲晉惠公以
歸 **看**左傳曰楚子享晉公子重耳公子曰若以君之
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 又曰

城濮之戰楚子玉從晉師晉師退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又曰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家報施也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鄭人與秦伯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 **原**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前

敵久矣遂平晉君

增

左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伏甲

而饗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楚王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若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原**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奔至吳溧陽女子

人部

報德

報德

三

擊絮瀨水上子胥乞食女子簞瓢壺漿而食之子胥去
五步顧女子已投水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歎曰吾
嘗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
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 音又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
定公前殺楚太子建而困迫子胥由是怨鄭兵將入境
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
治漁者之子曰臣能還之子胥軍將至漁者之子當路
叩橈行歌曰蘆中人蘆中人子胥驚請與語曰吾是漁
父者子吾君怖懼令於國中有能還吳軍吾與之分國
而治臣念先人與君相遭於塗今從君乞鄭之罪也子

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以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子
之功乎乃釋鄭初楚欲殺伍胥伍胥夜亡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船知伍胥來乃渡伍胥伍胥
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千金以遺父父曰楚賞五城金
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
祝江上丈人 左傳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
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
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蠡旗於子
姚之幕下曰請報主德 原呂氏春秋曰簡子有兩白
驪甚愛之陽城胥渠處 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欵門

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驢之肝則止
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虧御於側簡子殺白驢取其肝
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七百人
皆先登 晏子曰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辭金受粟
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
其難遂造公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
先死乃自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曰增說苑曰陽
虎得罪於衛比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
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春樹桃李者夏得
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

君所樹者蒺藜也 國語曰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
越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為范
蠡地曰後世有敢侵其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
土四鄉地主正之 原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
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
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
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餼饋臣父且死曰中山
有急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
羊羹亡國以一壺餼得二死士 增又曰初蘇秦之燕
貸百錢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

諸所嘗見德者一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
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
子深是以後子 秦范雎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不能
內臣於函谷關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
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乃拜稽為河東守
朱亥謂魏公子無忌曰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
乃臣效命之秋也 史記曰漢蕭何為沛主吏掾高祖
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
奉錢三何獨以五及為漢王以何為丞相後封鄼侯父
子兄弟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常繇咸陽時何

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漢書曰陳平既貴寵封侯乃謂

高祖曰臣不因魏無知無以得見陛下請報之 原史

記曰項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歸楚信謝

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

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言聽計用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 又曰

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信往不為具食信絕去釣於城下有一漂母哀之飯信

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

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徒為楚王都

下邳信至國名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又曰漢高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為劉氏先有功於漢者 原又曰爰盎為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謝之而去 增又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漢書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宣帝養掖庭賀拊循恩甚密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賜其後爵關內侯 又曰邴吉以故廷尉監治巫蠱獄時宣帝以皇曾孫坐繫吉保護甚力後定策立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絕口不道前恩上賢之封博陽侯臨當封吉病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後果愈 漢書曰蓋寬饒為衛司馬躬察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

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為大中大夫。又曰何武免戴
聖子死武每奏事京師未嘗不造門謝恩。東觀漢記
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為
趙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為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為
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原三輔決
錄曰高陵龐勃為郡小吏東平衡農為書生窮乏客鍛
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過常農曰為馮翊乃相報別七
八年果為馮翊勃為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名問乃悟舉
為尚書郎左右丞。增又曰趙岐避難四方賣餅北海
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

嵩乃下帷屏人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
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
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
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
嵩在座不為表所識岐向表說嵩表甚奇重之共表嵩
為青州刺史。原魏畧曰楊沛為新鄭長課民蓄桑椹
豈豆積得千餘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椹
後為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以報乾椹也。增又
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
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太祖為寇所追走入秦氏寇問

所在伯南曰我是也寇遂害之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原又曰太祖平幽州召孫禮為司空軍謀掾初荒亂
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
台
增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曰王府君臨
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
閉土窟中逵謂守者曰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祝公
道憐其守正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姓名援破後逵知
出己者是公道後坐他事伏法逵救不能解為之改服
原華陽國誌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
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

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義之顏良攻東郡
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
馬刺良於萬眾中斬其首盡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
主
增吳志曰太史慈避事之遼東北海太守孔融遣
人訊問其母並致餉遺後融為管亥所圍慈單騎見融
既又求救於劉備得兵解圍 吳錄曰孫權既斬黃祖
作二函欲併誅蘇飛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為
請叩頭流血權曰為君置之若走如何曰飛受更生之
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
曰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

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使不得行其意耶 于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及濬伐吳先所全育者皆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 晉書曰顧榮晏飲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啖之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其人爲督卒救榮得

免 又曰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眺爲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 又曰郝鑿嘗食周翼粟鑿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又曰蘇峻反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有郡卒以船載冰過淞江得免冰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不願名器少苦不得快飲使酒足餘年畢矣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卒不惟有智且亦達生 宋書曰王鎮惡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

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宴飲見行觴者因回
酒以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救之獲
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
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眾
守介休王遣諭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
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屈突通等勸王殺敬德王察
其無叛意釋囚召見卧内且賜之金是日獵榆窠會世
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大
呼橫刺雄信墜翼王出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 又曰

李大亮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
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自匿不言遇諸塗而識之持
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之拒不受言於太宗乞悉以官
爵授弼太宗為遷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
多弼之不伐也 又曰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
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 唐李
泌嘗薦建寧王倓為范陽節度與李光弼犄角時張良
娣與李輔國惡泌倓曰先生薦倓得展臣子之効無以
報德請為先生除害因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臣子所
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德宗時李泌為相帝問誰與卿

有恩者必言臣曩為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秘而不言勉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鴻書曰唐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佞韋臯也初暢受知於臯乃為獻之臯大喜贈羅八百疋韋卒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文公廟記曰唐韓愈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

喪以報德 唐書曰初譚元澄為嵐州刺史有恩於李晟後貶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撫其三子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李德裕薦丁柔立為左拾遺德裕被貶柔立上書直其寃坐貶南陽尉續世說曰唐柳仲郢字諭蒙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思獎及此仰報感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嘗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可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孤絢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悅

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
家已空遂絕丞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與從質正官負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
與唐莊宗戰於胡柳敗走一騎追及獨凝隨瓌即引弓
射殺之因此得免瓌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
貴爾輩謹事之因妻以女 楊晟降蜀王建其愛將姓
安者建謂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
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建謂其志不回乃戮之 詩話
曰宋馮京嘗薄游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
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

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宋史曰郭進為山西巡檢使有
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送進令殺之會北軍來侵進語
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
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以
聞還其職 藝苑卮言曰明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
封廷相作漫興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
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
紀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明嘉靖初兩
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
父中彈章下部議甚憂忽鄰舟髯客曰君所憂可知也

因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行金二千金於諸人得完璧矣孝廉感且駭問所欲曰明歲尊大人某日戮失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明歲省父其日轅門果縛一人將行刑顧視乃髯客即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游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為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當時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劇醉而別冥報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母曰聞

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乃殺埋之母曰兒有陰德必有陽報後為楚相 漢王翁孺曰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史于公所決人皆不恨其間門壞父老請治之于公令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幽明錄曰漢何比干夜夢貴客車騎滿門既覺有老姥求避雨而衣不溼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因出懷中凡九百九十枚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東漢鄧

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荅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芝田錄曰唐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闌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未取去公爲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婦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

才近有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撫言曰唐裴晉公度質狀眇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游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寘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范文正公述曰五代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告之曰汝數年以來名挂天曹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宋二宋少時有胡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有螻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

竹橋以渡螳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捷公終不出其下
比唱第祁果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先兄乃以庠
為第一 林積劔浦人嘗入京至蔡邸得一囊有北珠
數百顆詢之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庠相
訪悉歸之慶曆中第進士補循州推官子德新為吏部
侍郎 塵史曰宋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
家安陸貲錙鉅萬城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
行間其屋漏則為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隆
冬苦寒則蠲舍緡一月建中初無子晚得子紆登進士
第官至祠曹侍郎紆有子五世祿不絕 負德孟子曰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
羿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功乃謀殺衛
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
侯使韓簡視師復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
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漢書曰王莽使安陽侯舜見太
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力
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
者狗彘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 晉書曰左雄
薦周舉為尚書雄舉馮直坐贓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
適所以自伐也 又曰崔洪舉郗詵詵後奏洪洪曰我

舉郗承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 宋書曰劉湛之入也
殷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過本不踰己而一旦
居前意甚憤使義康毀景仁於帝景仁歎曰引之令入
入便噬人

報德三 冥報 物報 謝恩附

原 冥緒 倒戟 晉荀勗在楚鄭賈人將冥緒中以出既

營善視之如實出己 償一飯 退三舍 俱詳上 無

入宮 不望報 晉公子重耳至曹倍負羈之妻饋盤餐

而免其族 禮記曰儒有 綈袍之恩 國士之報 睚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取綈袍遺之後曰吾不

殺汝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情也 下詳報德二

投金承塵 投金瀨水 後漢雷義常濟人於死罪後以

乃投金於承塵而 增坂頭義漿 城南鬻飯 于寶搜

去 下詳報德二 楊公雍伯本以會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

家焉山高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

年有一人就飲以一瓶石于與之使至高平好地種之

得五雙白璧因名玉田 雲溪友議曰南卓貧游上蔡

蔡守待之為客每宴集名之吏白以衣冠弊不敢赴由

是益困惟城南鬻飯姬待之不厭也後十七年守蔡遂

刑吏而 原哭止宿草 祠設上賓 晉韋泓遇喪親

報 姬焉 素聞應詹名遂托焉詹與分甘苦情若兄弟遂隨積年

為營館僮置居宅薦於元帝帝辟公府後泓至少府詹

卒感生成之恩遂為詹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 李固

既誅門生王成湛其少子變得免成卒變葬之每節為

位而祠之 冥報結草 起洲 左傳晉魏顆敗秦師

疾人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疾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故獲
 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予是以報岸其夕有人自稱為徐伯元云感君之惠無以
 忽起為岸其夕有人自稱為徐伯元云感君之惠無以
 報也水有岸為洲君王恽繡被周婢金環嘗詣京
 將為一書生疾困語曰橐中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
 師見我未及問姓名而命絕一縷被墮前頃之有馬突入
 乞殯我大度亭長忽風飄至得其狀歎曰卿何陰德而
 下後著大度亭長忽風飄至得其狀歎曰卿何陰德而
 此因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共迎喪金封識
 如故眾皆義之恆仲之述與紀曰陳留周氏婢名興
 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子近汝日前目中有刺煩為
 拔之當有厚報見一朽棺頭穿壞觸骸墮地草生目中
 便為拔草內棺中以雙金指環李母遺金姚父護奔
 即於鬪處得一雙金指環李母遺金姚父護奔
 後燕錄趙狄字武朝歌人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
 以葬狄謂兄曰起死生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
 一與之元度得葬母他年狄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
 白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

忘元度也幽明錄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
 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
 於眾中吏捕得鹿入宮長深稔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
 後杖擊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翁曰此
 中有穿恐君隨耳令問何人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
 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物報雀持環龜顧印楊寶
 令感冥事多惠於民物報雀持環龜顧印楊寶
 九歲見一黃雀為鵝巢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
 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少年
 持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
 印龜亦回首者原蛇銜珠增魚獻珠見大神記隋侯
 三似所放之龜原蛇銜珠增魚獻珠見大神記隋侯
 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明如月之
 照一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明如月之
 於原綸絕而去漢武夢魚求去其鉤明日游昆明池見
 大白魚銜鉤而放之問三日帝復游池濱得明珠一雙
 帝曰豈魚鶴致風鶴銜珠南有白鶴山一鶴為仙
 之報子

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
之問何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夕北
風後創甚重以膏藥摩之愈放去後一夜鶴趨之參撫
視箭創甚重以膏藥摩之愈放去後一夜鶴趨之參撫
各銜一珠吐而去又張氏家傳禧字彥祥除燬煌令常
有鶴負矢集禧庭以甘草湯洗之傳藥留養十餘日瘡
愈飛去月餘銜赤躡龜渡江領螳穴獄寶釣得白
玉珠二枚置廳前躡龜物至岸乃所放龜也領羣螳
龜贖放之後戰敗投江躡一短蘆救之後繫獄螳領羣
記董昭之至江見螳望一短蘆救之後繫獄螳領羣
穴獄遂鼠報摧堂鼠報及第宣室志寶應中李
得出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於私堂既坐而門外
者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言
於李氏無一傷者乃空其堂而縱觀人進士李昭舉
圯其家無一傷者乃空其堂而縱觀人進士李昭舉
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書
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舉之卷令
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司問其故乃昭舉復還枕
前再三如此昭舉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昭舉復還枕

貓告云 蝦蟇救溺 白鳥援雷 獻徵錄明鄭叔敬楚
鼠報 折其戩患其逸也叔敬購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澄
江忽洪水瀾漫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
有兩蝦蟇戲於橋畔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
流溺矣劉義慶幽明錄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
松上有一雙白鳥似鴿而大樹下見一射師蛇長五丈上
樹取鳥欲飛張口而不得去射師射蛇蛇落鳥去
毛落紛紛須臾雲雷發射師懼不得旋向鳥徘徊其上
亦高 大老鼠依人 大客絕犯 異苑景平中東陽大水
飛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縣角奴以餘飯與之水退嘉
華有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著奴啾啾狀如欲語從此
夫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著奴啾啾狀如欲語從此
鼻卷入山見一象脚有巨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前象
掘出數長牙送還彼境苗稷常為象所困俗呼大客因
語云我田稼在此恆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焉
如是云後一家業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田絕無其患矣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盤以酬主人 郭文為猛獸探法口中 謝恩不告免

橫骨明目猛獸致一鹿於室前以報 亦不告免焉而朝馮異曰臣

不敢忘巾 原驂贖不謝 獄免不謝 越石父賢在縲

車之載歸不謝而入石父遂請絕晏子攝衣謝之遂為

上客 漢范滂字孟博繫獄霍諝理之免後諝謂不謝

或譏之滂曰叔向不 議刑非私 謝薦非義 魏陳羣

謝祖奕吾何謝焉 翼深德羣羣口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於太祖太祖叔之翼深德羣羣口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謝恩私宰 非義也 報德四 致命 婦尚能致命一餐 鮒魚 豈鮒

死 往來 禮往而不來非禮也 死力 報生以死 曾守

心能報東 蟻垤 駱賓王嵩岱洪恩 重恩 杜牧詩重

海之恩 恩武伯蒼詩報 原生死肉骨 左傳遂子馮曰吾

生肉也 沾沫照灰 沫餘光照死灰 增提攜拂拭

肉骨也 沾沫照灰 沫餘光照死灰 增提攜拂拭

善價拂拭長妍姿 惠深榮過 又詩惠深范叔歸

原重施而報 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嚮 三施無報 詳

報德 以德報德 則人有所勸 以德報怨 怨則寬身

之仁 小人懷惠 故入念舊 敢忘大惠 爰

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可忘 道不虛行 仁無

遺舊 增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灰軀糜骨以甘心願

昂 身侔蟬翼何以受恩 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要

報德 是

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江文通

感君恩重許君一擲李白詩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定是酬

恩今朝命輕王維詩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 原絕纓之臣竟答恩

於楚主 啖炙之士終酬德於顧榮 綈袍雖薄尚繫

須賈之仁 簞食且微終酬宣子之惠 增烏鳥私情

得盡歡於長養 犬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白樂天禽

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 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張九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 漢水報德之蛇明珠

一寸庾信

報德五

詩唐盧照鄰劉生詩曰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

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鞘黃金鏤馬纓但令

一顧重不惜百身輕 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

曰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

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

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又詩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

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 又古風曰鳳飢不啄粟

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感爭一餐朝鳴崑丘樹夕

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

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又贈武十七諤曰
馬如一疋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
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又淮陰書懷寄王宗城詩曰
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
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
羈孤意遠寄棹歌聲 王維夷門歌曰七國雄雌猶未
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
君公子為嬴停駟馬執轡逾恭意逾下亥為屠肆鼓刀
人羸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
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姚合詩曰得

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
含冷涕謝東風 鄭谷即事感恩上狄右丞詩曰庾公
垂顧遇王粲許從容首薦叨殊禮全家寓近封白樓陪
寫望青眼感遭逢 又詩曰自賀孤危終際會別將流
涕感階緣平昔苦心無所恨受恩多是舊詩篇 明高
啓少年行曰下直平明出禁門提攜博局伴王孫寶刀
不敢將輸却明日沙場欲報恩 李攀龍詠古詩曰薛
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為死生
惟一劍彈鋏何其悲授室締高國驅車出中達主人意
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

主復相名益垂奇士多侮世藏用匪可窺

原賦齊謝朓酬德賦曰右衛沈侯眷予以國士四年忝役朱方見贈以詩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稱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騫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拊翼嗟歲晏之甚歡曾陰默以悽惻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為深信懷之其何已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光景申游好於蘭菊結德音而為佩帶芳猷而為服予窘跡以多悔媿離厄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爾要戟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誠望昏

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眷落景之徂暉若清顏之倏忽恡歡賞之多違

增

明盧朏酬德賦曰昔謝宣城作酬

德賦以報沈侯朏自庚子歲被誣繫獄十年餘自分朽骸永絕人世趙王殿下憫然鉞朏四賦灑以睿藻用雪梧臺之冤壬子冬朏既以上命平反迺如趙朝謝王哀其窮錫之珍饌肉藥寵隆渙翰天日疊耀方之宣城所感為德何如然神以理超情以文遣匪辭之麗斯焉取酬於是因謝名篇聊著鄙賦曰爾迺歲既暮時將竭寒蟬鳴流芳歇搖落洲渚次巖丘樊千里直視黯然銷魂情感鷓鴣愁淒斷後悵氛濁之褊狹馳清想於天埏慨

夸父之鄧林弔燭龍於崑崙縹余馬兮扶桑枝涉余轡
兮桂水湍拾江妃之明璫跨湘靈之翠鑾於是巖巘互
起江河橫變封豕卧啼雄虺坐眄夙露傷足晨風瘁骨
汨海濟以傾檝歛凌風而鍛翰豈蒼蠅之點玉實萋菲
之交煽囚圜土兮曳長纒俛冤頸兮泣吞聲仰飛鳥兮
不可攀思日月兮何時明嘉虞卿之撰籍希黃霸之授
經簡一閱而三歎魂竟夕以九升志沈緬以鬱陶氣於
邑而填膺揮思彤管裂衷竹素秋澀就章風謠託賦信
陰陽之迭運躋虧盈之無愆將長號於帝閭賴造始於
英藩偉神聖之授彩播天人之名篇泚瀝液以淫灑紛

藻潤而芳妍振金碧之琳琅照丹腹之瑤爛羌雲涌以
霞駁倏龍變而鳥騫皎若凌天河窺織女雲漢之章鏘
若升清廟聆師涓洞瑟之絃墜末伎於何李藉隆譽於
謝田翼二京之可紹埒三都之並翺警司命之炯旨款
士師之酸言爾迺聲流臣工華照八表市虎解讒亭姬
雪燥返景崦嵫合劒龍沼起灰醜兮發夜臺披雲霧兮
天門開攬衣帶兮非疇昔聊躑躅兮心魂哀於是緩貳
負之虐械落華表之靈思雖城郭其如故已人民之半
非陟北堂以徬徨痛考妣之先違二稚逝以如往一女
殞而方歸彼蓬婦之苟活亦老醜而堪悲涉園亭以凝

眺見蒹葭之蒼蒼橋偃蹇以斷石壁陟陟而橫窗雲幽
咽於翠岫葉蕭瑟於銀牀瑤草委兮菸壑桂枝凋兮垂
牆望佳人兮不還歲將杪兮怨長於是季冬嚴寒北風
騷屑江雲結凍海煙飛雪蒼隼凌颺代馬警節邁世懷
賢銜恩赴國仰攀噴吮俯涉清冽揭閭闔以延佇遵玉
階而屏營辟連錢以銜釭牖疏鏤而瑣青爛昭華於東
序裊翠葆於西清擬承明之彤廬或鈞天之帝庭罔蚪
顏之萃渥冠日表之奇熒侍螭頭以漱辭撫龍翼而若
驚爾迺玉音綸發神衷燦亮天風四敷春陽疊暢八珍
馨流三鸞芬颺馳羹已霑鳳炙再貺醴酒陳兮汎翠瀾

醉起舞兮嬌朱顏願君王兮惠一見壽千秋兮歌瑤壇
精髣髴其如思情邑鬱而弗安步徙倚以舛陞涕淋浪
而流泉將振翻以遐舉忽掩臆而長歎元雲鬱以凝盼
悲風颯而無端昔園門之多險嬰金鐵之拘聯效魑魅
之微軀望豺虎之一餐敢謬想於煙闕覽清輝於鳳鸞
德裕命而匪測恩潤身於無垠幸濡翰於藝圃銜一羽
而塞乎巨川迺爲之謠曰若有人兮滄海溘汲光景兮
馭雲螭時蹇產兮隳淵涯宛將逝兮長離思大人造兮
參南離較冤網兮超塗泥惠芳腆兮恩不訾誠旣感兮
我心悲揄丹悃兮歷賦詩彌億萬兮英聲垂

增書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將軍
悅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賓朋一作臣之末不聽浸
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哲
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
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
之門 劉向復恩篇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
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求其
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
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

有超異之恩則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
螻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螻螻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螻螻巨虛螻螻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螻
以走螻非性之愛螻螻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
者亦非性之愛螻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
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
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利禍之原也
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
原基由不報恩生矣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
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

人部 報德

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也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原銘宋蘇軾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

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驕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及其定也而善惡之不爽其報也久矣吾觀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間歷事我朝太祖太宗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於是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及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唐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

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增論唐李德裕冥數有報論曰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

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叶於沙丘為諡以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秦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色可也惟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游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

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為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果入禁苑及為戶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

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纒列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今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頽廢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懦無心

者力不能報所能報乃中人有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焉則無能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宋秦觀白敏中論曰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可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知忠於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

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售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

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淵鑑類函卷三

